

ZHONGGUODANDAIHUOJIANG



ERTONGWENXUEZUOJASHUXI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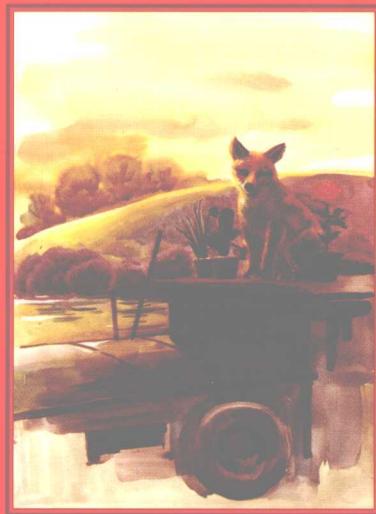
中国图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

渔船上的红狐

{ 金曾豪 *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我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但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在資源利用上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據統計，我國每年因資源浪費造成的損失達數百億美元，這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中國資源浪費現狀》

渔船上的红旗

——《中國資源浪費現狀》



我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但由於歷史原因，我國在資源利用上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據統計，我國每年因資源浪費造成的損失達數百億美元，這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中國資源浪費現狀》

ZHONGGUODANGDAIHUOJIANG | ERTONGWENXUEZUOJIASHUXI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中国图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冰心奖

渔船上的红狐

{ 金曾豪 *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渔船上的红狐/金曾豪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ISBN 978 - 7 - 02 - 006395 - 6

I . 渔… II . 金… III . ①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441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周小滨

渔船上的红狐

Yu Chuan Shang De Hong Hu

金曾豪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10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395 - 6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诚 谢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第一辑)出版后,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以及家长朋友的热烈欢迎。现在,我们又推出该书系的第二辑,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一如既往地喜欢它。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那些为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辛勤耕耘的作家们,感谢他们慷慨地将自己精彩的篇章不断地奉献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们在阅读这些精品佳作的过程中,得以获得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体验!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系制作了精美插图的绘画作者以及其他所有为这套书系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是一套荟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我们将陆续推出更多的名家名作。我们真诚地欢迎更多热爱儿童文学创作、愿为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自己智慧和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与我们一起共同构建这一书系。我们将竭诚做好各种服务工作,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好一座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桥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一月

地球上最美丽的是什么？

是生命。

文学的永恒价值和魅力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表现了生命。文学应当关注人的生命，也应当关注其他物种的生命。

人，动物和植物都是自然之子。

这本书写的就是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

——金曾豪

目 录

夜莺的月亮	(1)
老蛇	(6)
鹰泪	(12)
雪冢	(19)
西风白马	(28)
黄蛇传说	(38)
小鹿波波	(48)
宠物	(59)
天箫	(71)
渔船上的红狐	(82)
黑的网	(94)
青角	(108)
夕照大药谷	(121)
丛林之子	(143)
幽谷狐踪	(180)
戴领结的鹅	(215)

渔船上的红狐



夜莺的月亮

—

一只夜莺在凉爽的晚风里飞翔。

它很兴奋，不为别的，只为夜即将来临。

星星还没有啄破天幕。月亮还在地平线的那一边。天空是靛蓝色的，而林莽则像墨绿色的涌浪。

夜莺在墨绿色的树冠上空飞翔，随着树冠的起伏而忽高忽低，忽疾忽徐。它这么飘忽地飞翔是想把声音变成音乐哩！夜莺的听觉非常灵敏，听得到双翼剪开晚风的声音。

夜莺在月亮升起之前到达了它的舞台。它的舞台是一棵高出子林梢的老柏树。老柏树长在湖畔，所以，夜莺在这里能看到两个月亮——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水中。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哦！夜莺是月亮的崇拜者。它的所有的歌都可以标题为《月光小夜曲》。

夜莺在柏枝上跳来跳去，还用精致的喙到处叩打着。柏树特别的芬芳就弥漫开来。夜莺的嗓子开始蚁爬似的发痒。它还要忍一下，因为月亮还没有出来。

渔船上的红狐





人类的音乐就在这时出现了。瑰丽的声音使夜莺吃了一惊——啊，啊，这是谁在歌唱啊！

林中小湖畔，离柏树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孩正在吹奏短笛。

另一个穿红T恤的男孩拨响了他的吉他。

吉他的加入，使音乐更加瑰丽，更加丰富：起伏，呼应，比照，盘缠，交融，和谐……

夜莺侧耳谛听，久久地忘记了呼吸。

这乐曲是在画一朵云吗？白云在轻风里悠悠地舒展，变形……这乐曲是在画一片枝头的绿叶吗？一枚露珠在叶心里凝聚，晃着，然后沿着叶脉无声地滑行……这乐曲是在画一轮水中的月亮吗？一条修长的小鱼撞碎了月亮，还吞了一块月亮的碎片呢……

男孩协奏的曲子名叫《月之故乡》。其实，乐曲是不必要题名的。把这支曲子称为《云之故乡》或者《水之故乡》不都可以吗？音乐表现的不是谁的情绪，而是情绪本身。音乐是无须翻译的，所以夜莺听得懂人类的音乐。这并非童话。

在曼妙的音乐声里，月亮升上天空了，月亮沉到水中了。

试了几个音，夜莺就加入了奏鸣。有如此美妙的音乐和月亮，叫它如何不歌唱？

月之故乡，月之故乡……月之故乡就在森林里，就在这林中的小湖里，就在这清婉的音乐里。

两个男孩发觉了异常，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奏鸣，而第三个乐手还在忘情地歌唱。

白衣少年说：“啊，这一定是夜莺在歌唱！”他是本地人，知

道天山脚下有一种会飞的歌手叫夜莺。

夜莺发觉了异常，赶紧合拢了喙。

吉他又响了起来，轻轻的，仍旧是《月之故乡》。

夜莺挺了挺灰色的胸脯，又放开了歌喉。它的旋律一如既往的简单。它就是这么简单地重复着它的月亮之歌。吉他就这么简单地为林中的歌手伴奏。琴和鸟的奏鸣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和谐，这么迷人。

一朵绵绵的云在夜空里停住了脚步。一条修长的小鱼滋润地滑过水中的月亮……

—

红衣少年回城里去了。他是音乐学院附中的高材生。

几天以后，白衣少年巧妙地利用鲸牌胶水将夜莺逮住，囚在一只鸟笼里。次日，白衣少年进城，将鸟送给了红衣少年。吉他和夜莺的合作是一定会轰动晚会的。

鸟笼是用整块黑布严严地蒙起来的。养鸟的人都知道用这种方法可以让乍进笼子的野鸟免受惊吓，慢慢地忘掉原来的环境。

—

003

夜莺是夜的歌手。可是，夜是如此逼窄，如此黑暗，如此漫长的吗？森林呢？小湖呢？风呢？靛蓝色的天空呢？灿烂的星星和月亮呢？

渔船上的红狐





笼中有盛着矿泉水的白瓷小罐，有拌着蛋黄的小米。在黑色布幔的那一边，红衣少年用吉他弹起了《月之故乡》。夜莺紧紧地闭着喙，不吃，不喝，不吭声。它在思念它的山林，它的夜，它的月。没有了山林，没有了风和月，这曾经美丽的音乐竟是如此干瘪，如此生硬，如此丑陋！

吉他在不停地催逼，不断地绞紧它的神经。它再一次愤怒起来，退到笼子的一角，然后蹬足，扇翅，向笼子的另一角冲去，奋力给黑幕以一啄！

布幔是绷紧着的。这一啄，黑布上就出现了一个小孔。一点银色的光灿然出现，犹如夜空中的月！

这小小的月亮使它激动不已。月亮啊！

可月亮在一点一点地缩小，最后在黑幔上消失了。黑布是有弹性的。

它不能没有月亮。它重复了它的冲撞和叩击。月亮又出现了！这一啄，它用了更大的力气，所以月亮显得更大些。

它生平第一次奋力一啄，是在蛋壳里。蛋壳被啄破了，呈现在它面前的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大世界，一个八音和鸣的大世界。就在那一刻，它就决计要成为一个热情的歌手。

啄出来的月亮又在黑幕上消失了。它又做了更猛烈的冲撞和叩击……

004

就这样，它一次又一次地啄击黑幕，一次又一次地朝拜它的月亮，一次又一次地叩求着它的自由……终于，它血流满喙地瘫在笼角里，犹如一个念倦了经卷的古刹病僧。它蜷缩着，闭着眼，抿着喙，喘着气，苦苦地积聚着力量。它思谋着，要用全部的遗力去啄出一个和山林里一样大的月亮。

《月之故乡》流淌在红衣少年的指间，流进了黑暗的鸟笼。

乐曲慢慢地变得不再生硬了，如山中的温泉，涓涓地沁入夜莺最后的梦境。是的，它梦见了那个琴鸟和鸣的夜晚，那个山林里的月夜……在梦中，它甚至用莺的语言为这首曲子起了一个名：《爱之梦》。

在优美的月之故乡，夜莺静静地死去。





老 蛇

穿过竹篱，再穿过蔷薇丛，它又到了鸡棚的背后。它昂起头，冰粒一样的眼睛滚动着，环视了一下这个凌乱的农家院子。院子里没有人，几只黑不啦叽的母鸡在柴垛那儿一边蠢头蠢脑地搜觅着什么，一边叽叽咕咕地抱怨着什么。

它吐出丫状的、紫色的舌，旋了几下。它就用这个动作表示它轻蔑的笑。它的脸上是永恒的凶残和阴险。它不会笑，永远不笑。

它是一条蛇，一条灰黑色的毒蛇。

它熟门熟路地通过那个“气窗”进了鸡棚。它把尾梢留在外边，那是它的“耳朵”，它的“哨兵”。它转一转眼珠就适应了昏暗的环境，看见了两只几乎还温热的蛋——一个是白的，另一个则隐隐呈些粉红。

006

如果努力张开嘴巴，它是能够囫囵吞下这蛋的。可是，它不。它觉得那是涉世未深、浅薄浮躁的蛇娃娃们的举动。对于这种到嘴的美味是完全应该从容不迫、动作优雅地细细品味的。丫状的舌虽说是兼了“鼻子”的职能，可还是“舌”。鸡蛋的味道是很美妙的。



它很潇洒地甩了一下头，那个白色的蛋便咔的一声撞碎在砖角上……

吃完两只蛋，它把留在外边的尾梢收进来，舒坦地伸了个“懒腰”，然后延伸着这个“懒腰”的动作，悠闲地调过身子，把头探出“气窗”——外边依然很和平。

轻车熟路，它要打道回府了。

他趴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上，监视着灰蛇的举动。刚才，灰蛇爬进鸡棚时，是他发起进攻的良机。那时灰蛇一时回不过头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咬住这恶棍的要害。可是，他不得不放弃这一良机——如果他进入院子，那些母鸡便会大惊小怪地呼救起来。

黄鼠狼是最深知名誉这东西的重要性的。人们轻率地将对鼠的卑劣的憎恶、将对狼的凶残的愤恨一齐移加到了他们的身上。

他是一只年轻的黄鼠狼。他发誓要除掉继续在败坏他们名誉的那条阴险的灰蛇。他听从了长辈们“不可靠近鸡棚”、“不要向鸡拜年”的古训，断然放弃了那个十拿九稳的进攻时机。

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007

它像幽灵似的钻出篱笆，向一片废墟那儿爬去。它的窝就在废墟那边的一棵枯树下。当然，它的窝有几个进出口：一个在竹园，一个在河边，还有一个在磨坊的台阶下。

它选定从河边的那个“门”进去，顺便去喝几口清凉的河

渔船上的红狐





水。它沿着一条被荒草半掩着的干水沟蜿蜒而行，如一股又臭又黑的污水在流。

它嗅到了一种味道。它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蓬头发的青年在水沟壁上挖了几个碗口大、尺把深的洞，洞底放了鸡骨头什么的，洞口设了机关——是为黄鼠狼们设的圈套。这当然是和鸡蛋事件有关的。嘻嘻！那些黄鼠狼，那些人。

在水沟的转弯处，它昂起头来，使自己的眼睛能看见平地上的东西。它凝冻般保持着这一姿势有一分钟之久，冰粒般的眼珠滚动着，丫状的舌撩逗似的吞吐着。突然，一个黄色的东西在远处一闪……它明白了。可它根本不惊慌，甚至还有点高兴。它今天选的路线是正确的，一旦处于不利情势，它就可以蹿下河去。它会泅水，他不会。较量较量？可以！吃饱了正想玩儿呢。

它为自己不能笑而遗憾，否则这时候它大可以来一声冷冷的笑。冷笑是很有威慑力的。

它希望那个黄色的对手来拦截它，于是它蹿出水沟，沿着河逶迤而行。

他知道它已经发觉他，而且猜出了它的诡计。其实他本没想中途拦截它，只是想尾随它，等到它三角形的头和三分之一的身体钻进洞时，他才闪电般扑上去。他甚至不会让它的尾部扫到，因为他重创它后会立即松口跳到一旁去。它必会本能地把身体继续往洞里缩，那时他再扑过去咬一口，然后再跳开去。如此几番，它就会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

年轻的他低估了它的阴险！

它到了洞口，却不进洞，摆出了一副以逸待劳的迎战姿态。它下半部分身体盘成一个圈，上半部分竖了起来，向后仰着，形成一个弓状；晶亮的眼睛机警地转动几下后，便把三角形的头大幅度地左右前后地摇摆起来；丫状的舌忽而变成了血红色，纵横吞吐，闪烁不定，不可捉摸。

这不但是一种精神威慑，而且还是一个疑阵。它这么做是要把不知埋伏在何方的对手的注意力吸引到它的头部，与此同时，它的尾巴却已悄悄地滑进了它的洞穴。那个灰黑的圈涌动着，在逐渐收缩……

他发觉了，知道再等不到预期中的战机了，便一跃出现在它的面前。他和它对视了一刹那。他们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看着对方。它不再想笑，只想逃。

他如一道黄色的闪电，向它刺去。

后仰，弓状，它觉得自己正处在最佳态势，便凌厉地张开腥臭的嘴迎了上去。它扑了一个空。他突然变换了出击的方向，闪在它的左边。它赶忙后仰又扑去。他又跳开去……他跳跃的节奏越来越快。它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节奏。不一会儿，它觉得头颈发硬，再也跟不上他骤雨般的节奏了。这时，他又使出了他们种族的独特“武器”——“连环臭气炮”。这种具有恫吓性的声响和直刺心肺的强烈的气味，使灰蛇目眩神迷。

它决定冒险撤离——缩进洞穴。可是，它吓了一跳。在这紧张混乱的过程中，随着身体的前扑后仰、左滚右翻，早先





滑进洞穴的后半部分身体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退出了洞穴。

它在心里惊呼了一声：啊，完了！

决胜的时机来到了！他腾空而起，越过蛇头，在空中做了一个漂亮的翻滚动作，屈着的后腿在树桩上一蹬，他便成了一支箭，从背面向灰蛇的“七寸”要害扑去……

就在这关键的一刹那，一股力量从侧面飞来，把他狠狠地推开了去。他重重地摔倒在地，猛觉得有一线冰凉的东西贯穿了他的前胸；立刻，那一线的冰凉又变成了一束焦灼的火……

他抬起头，看见了远处的那个蓬松着黑发的小伙子的那张得意的笑脸和那支闪着幽光的气枪。

他明白了。跟踪而至的人让一颗复仇的铅弹洞穿了他的心脏。人笑着，兴奋，痛快，以为报了屡屡发生的鸡蛋被窃的怨仇。

啊！啊……

烧灼感猛地袭遍他的全身，而后又突然失去，他只觉得身体如烟一般的轻……

啊！啊……

灰蛇盘踞的地方要低洼一些，小伙子在远处是看不见它的。当然，灰蛇明白，打死它仇敌的可不是它的朋友，它必须立即躲避。它瞥了一眼中弹倒地的他，慌忙钻进了洞穴。进去了——头，颈，三分之一……

就在这时，他汇集了残余的力量，跳起来，踉跄一步，一